

归田琐记

一
函
四
册
函

歸田瑣記卷三

福州梁章鉅撰

閩蠻互稱

福建之爲閩自古及今無異而今西北人或並以蠻稱之吾鄉士大夫又或並閩之名而不居而別爲稱曰東越曰治南皆未詳者也莫古於周禮八閩七蠻之分鄭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芋蠻矣按此所引鄭語史伯之詞上言荆王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自立乃曰蠻芋蠻矣謂叔熊旣避難居濮而從蠻

俗也彼不作閩者賈疏謂後人轉寫者誤鄭氏以閩爲正
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孫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然考史記
楚世家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
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
而少弟季狃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禮爲周初之書
安得先有叔熊之後分七種爲七閩之理且牧誓武王伐
紂時隨從之國有庸屬焉豈微盧彭濮八種孔傳云庸濮
在江漢之南杜預左傳釋例直云建甯郡南有濮夷建甯
郡乃蜀漢時改益州所置其地當屬梁益在今四川雲南

間七閩果叔熊居濮之遺裔何地之相隔絕遠耶許氏說
文云閩東南越蛇種從由門聲所指東南較濮之在西南
爲得其實然蛇種之言實不知所據近人有據說文謬稱
閩人爲蛇種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駁之云漢書明言遷其
人於江淮間則今江淮間民乃真蛇種而今之閩產無與
焉最爲痛快近人無以難之竊思今之連江羅源及順昌
諸邑山谷間有一種村氓男女皆椎髻力作務農數姓自
相婚姻謂之畚民字亦作余意卽漢書所云武帝旣遷閩
越民於江淮間處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爲治縣此卽治縣

之潰民而畚之吾與蛇同豈許氏承訛遂以爲蛇種歟且
蠻之字許氏亦云蛇種安得蛇種之多如此豈蠻與閩名
異實同然周禮又何以七八別數歟竊謂草昧之初南方
閩蠻未通中國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從虫以象之
卽如古狄字亦從犬至犬戎則直以大爲名又如獯鬻獯
狁之類字皆從犬又豈得盡以大種稱之嘗考山海經謂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則浙西爲蠻浙東南
爲閩審矣閩之置郡始於秦之間中郡然秦之閩中郡地
大實兼得漢會稽豫章二郡之半揚雄揚州箴曰閩越北

跟夫東越在禹貢揚州域而云閩越北跟則閩越者南越也文選魏都賦吳蜀二子曰僕黨清狂林迫閩僕是吳卽閩也張協雜詩云閩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卽閩也宋之問早發始興口詩候曉踰閩障乘春望越臺是韶州曲江亦閩也李白題元丹邱山居云瑒來遊閩荒憫陟窮禹鑿黃緣泛湖海偃蹇陟廬霍此蓋用史記河渠書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河之語是廬九之間亦閩也獨孤及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云是亭也僻介閩嶺是嶺南西道亦閩也韓文公送惠師詩嘗聞禹穴竒東去

寬甌閩又撰胡珣神道碑云至閩南兩越之界夫兩越者東越南越也而在閩之南則會稽豫章皆閩也史記吳大伯奔荆蠻號曰句吳司馬素隱云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則是古人合蠻閩吳越而一之若今時封畛攸殊各有筦轄則不得竟以蠻爲閩也則又何必辭閩之名而不居而自詡曰東越曰治南以爲古乎

常成一公

韓公作歐陽詹哀辭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鳥之樂雖有長才秀民通文畫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土

初故宰相富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
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
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未幾皆
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
舉進士由詹始後人皆據此謂進士始歐陽詹而聲教實
開自當袞然考閩川名士傳及淳熙三山志則閩人之舉
進士有薛令之林藻皆在歐陽前而獨孤及集中載福州
新學碑銘云聞口無傷家流成公之始至也夫及下車禮
先聖先師退而嘆堂室湫狹教學荒墮懼鼓篋之道寢子

衿之詩作是以易其地大其作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
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
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
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每歲二月上丁
習舞釋菜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
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
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麗告於公歛其才者進其等
而貢之於宗伯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爲恥公薨之二年

太常議以公會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謚曰成

此段刪節原文按

成公者李椅也大歷七年爲福建觀察使十年卒官常袞
涖閩在建中元年則葺路監縷李實導厥先路不自常始
矣今學宮特立常公祠歲時專祀以爲昭文之報而成公
祀典久缺自李蘭卿都轉彦章始爲表彰之都轉以族望
之裔而亟爲此舉雖私而實公矣

張宜劉升道

余喜按訪鄉里舊事曩有鈞游叢話之輯因細碎不能成
卷置之篋中茲山居多暇復加甄錄存若干條不忍竟以
飽蠹鼠也憶宋劉敞公是集有寄張宜詩云張君於禮樂

先進野人也曩者吾見之大驚彼何之須眉交蒼白被服
必儒雅故喜殷周間不居王鄭下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
野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鄉閭行雖高時俗知亦寡昨
聞修庠序造士繫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擅養賢須
勤渠風教隨周舍望君萬里餘誰謂我心寫注云福州人
教弟子數百人多成進士者今吾鄉士大夫罕能注其名
想此次續修省志必已詳列之矣又記得亡友福清郭詔
溪學正曾以劉升道之名詢余據云係其邑中名人余無
以答之後偶繙宋劉翌瀟山集中有題水雲亭劉升道福

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臺曾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漪宋香
陳紫丹成後渭綠湘斑族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
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此明爲閩
人而作但未詳升道里貫當時言福唐不必專屬今之福
清語煥欲引爲邑先輩之重故殷殷考討耳

陳謹

韓侂胄爲相時常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漫刺
求諷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
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

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圖令跋其後索筆
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
而及此呼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
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盱欲野無遺
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胃大喜密語之曰
自有小心在此天下豈有兩子張即其人笑曰文人才士
如水心一等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
必蒙與進至此耳胃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謙建甯
人後舉進士此見白挺涪淵靜語按漢長安慶虬之善爲

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爲一詩年十六已得二千餘篇有虞訥者見而誡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爲目自古已然矣

夏得海

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遣醉隸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係蔡錫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聞書

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圯時有石讖云石頭若開蔡公
再來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爲忠惠事並云忠惠母先渡
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
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
公守泉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
於忠黨處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
達海神其說愈不經矣今吾鄉人譏誕語無根者謂之夏
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循吏

吾鄉循吏能開風氣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富袞而已
而不知六朝時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齊書載愿字士恭
宋明帝時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
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
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二十里外
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
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
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試清徹無
隱後琅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

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云云又載王秀
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
常充吾山簞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
王晉平恐富求歸云云可謂清風亮節後先輝映獨疑淳
熙三山志秩官門載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鄉省府志所
論列亦寥寥未免語焉不詳無以風動來者矣

酷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宋泰始六年以晉平王休祐貪虐
不可泄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滅厥百姓謂

之臧獸吾邦酷吏官始於此

颶風

太平御覽九引南越志曰瓠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興未至前三日雞犬爲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爲黑風按此卽南方之颶吾閩濱海各郡每年春秋之交必有之至每月間有者俗謂之暴或因以颶爲颶謂卽暴之轉聲則鑿矣

陳嶠

吾鄉相傳有彭祖命長八百歲七十猶是小孩兒之語其原甚古攷全唐詩載陳嶠暮年僅獲一名還聞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強娶儒家女合卺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咸有生黃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尙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是唐時卽有此語今小變之耳

慶城寺碑

福州慶城寺有二碑一則瑯琊德政碑一則宋開寶七年刺史錢昱重修廟碑皆備載王氏事蹟按歐陽五代史謂審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詳卿考審知兄弟三人長潮次審

邽審知其季也故軍中呼審知爲曰馬三郎新唐書列傳
潮字信臣審知字次都其兄弟旣不以信字爲行且信之
義通於潮詳之義通於審知當以碑爲是 道光癸卯余
回福州祭掃暇日至慶城寺與僧滋亭談禪滋亭頗通內
典並喜詢地方故實且顧縷慶城寺源流余告之曰爾聞

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聞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時郡城
東北慶城寺釋迦大像頭忽斷落墜地拜石爲之碎裂且
肩頤皆削平儼如刀斫好事者蜂擁聚觀不知其故陳畏
民先生居曾以詩紀之云漫道金剛不壞身空門色相本

非真恒河沙內無窮劫得賣頭願亦渡人寶月圓光笑故
吾茶毗原不判禪狐想因未了涅槃債更遇無情麈尾屠
無有餘乘最上乘心風動處滅傳燈太平早付雲門棒鼻
孔於今摸着曾豈真億萬化身多伎倆削殊墨頂摩思議
已教人着落猛回頭亦奈如何

高鳳

閩縣有高鳳者以善卜名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前明
宏治己酉福州傅用養鼎求古科名鳳曰君第一人也既
而果然或問其故曰吾適剖椰子而用養至其象解圓當

爲解元又宏治戊午科鎮守內臣書一興字合鳳占解元
所在鳳曰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但所書興字從俗省寫其
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曉榜首乃候官林克
仁上元也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帥於榜前請人測字以

餘茶書一因字於桌上其人曰此爲國中一人之象君必
爲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煩君一測
其人曰君此科恐無分或後此有恩科亦必中蓋彼因字
係無心君因字係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
友以所執摺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斂

稍蹙然曰君之扇適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終於一衿乎後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傳姓名殆亦高鳳之流亞矣

玉枕蘭亭

今人熟聞玉枕蘭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管絳洛陽宮闕內臣見役夫所枕小石有刻畫視之乃蘭亭序則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率更洛陽二本

余皆未見惟秋壑石舊存福州舊家按文待詔謂賈氏刻
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在軍作立
象而卷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卽今福州本
也石高五寸寬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石
字帶字流字有損蕭壑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長安得
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於閩
之人亦異矣近聞爲陳鑑亭廉使觀以重價購去又不知
何時復能歸閩否耶

五經中式

皇日五言
鄉會試有五經中式者實吾閩開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黃
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
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選舉志載崇禎甲戌會試
舉人顏茂猷通作五經文帝許送內廉中副榜特賜進士
以其名另爲一行刻於試錄第一名之前則亦吾閩人也
自是以後丁丑則江西楊重熙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
颺終明之世不過此五人 國朝則指不勝屈然開其端
者以順治丁酉鄉試山東法若真爲首次則康熙丁卯順
天鄉試海甯查嗣韓及吾郡林文英此後吾閩乃無繼響

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 咳餘叢考引彙書載宋時
鄭俠之父輩同五經出身又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
賜五經及第則此事自宋時卽係閩人擅其長矣

督學履身

乾隆丁酉吾閩督學使者李公友棠以前臺灣御史任內
呈誤被 石八都繼則范公思皇蒞任數日卽丁艱去莊

公培固亦以父憂回籍時錄遺屬巡撫吳公士功攝其事

其未經科試者尙餘福州福甯兩府九月後前汪公廷璵

復來成之

汪以甲戌督閩學
丙子夏丁艱回籍

蓋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內

學使者凡四易是時考試章程凌雜有先鄉試而後科考

者

福州福甯兩府於己卯鄉試後十一月補科考

有未鄉試而卽歲考者

福州福甯二府

於己卯場後入泮者卽於庚辰夏間歲試

有未簪挂而先錄遺者

庚辰開科福州屬

七月歲試場期追促於七月未通考合省遺才八月初二日本府屬新生始行簪挂

又有學政以午

後入文廟行香提調以初更傳卽夜簪挂者

汪公脾示六月二十日文

廟行香至期以夫人染恙承命候醫延留不敢出逾午黑雲四起諸生散者大半汪公始出以爲不恭草率了事而回是年簪挂本示期八月初二郡伯以監臨赴貢院驗工欲前往伺候遂於初一夜初更傳新進卽夜赴府簪挂胛斗持火炬沿門呼喚率以各學人邀參差不克成禮陳畏民雜錄詳紀之

荔枝

僑居浦城日余塔邱乙樓出福州飛寄鮮荔枝兩簍色香

味尙未盡變曾作詩謝之云何煩絳雪與元霜滌暑仙丸

遠寄將挹盡西禪侵曉露

聞於西禪寺侵曉
摘下卽裝籠登舟

分來南海滿

庭芳似憐吮墨吟喉渴巧助梅觴鞠脰行

時屈余七十
賦辰前數日徧

與輕紅開口笑好添詩話筆花鄉時以徧貽浦中親好僉

曰此數十年來口福也有以貢荔枝故事爲問者余雜考

各書應之曰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

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乃詔

罷之此粵東貢荔枝之始唐書載貴妃妃好荔枝南海歲

貢蔣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亦指南海言之
金史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荔枝兵部遂於通路
持設舖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則未言貢自何地
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
貢温州柑亦分不得供進注云宜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
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置宣和殿此吾閩貢荔枝之故事
今道光元年福建巡撫顏懌甫檢始奏罷之

皂莢樹石榴實

家曜北處士警記云稽神錄載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樹

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莢貞明中忽生一莢半其年陳述
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載邵武郡庭有石
榴一株土人以結實之多少爲登科之信熙甯庚戌有雙
實於木未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
在一二何與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負榴花結露枝
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鼓樓刻漏

福州城中鼓樓相傳舊有刻漏壺應時升降無爽今則只
設十二時木牌需人更換矣聞舊物爲周櫟園先生取去

不移時亦沈於海三山志云熙甯二年程大卿師孟爲郡
守始作銅壺滴漏設於威武軍門而福甯志又以爲宋末
陳石堂先生所製石堂名普字尙德甯德人精律呂璣衡
之學以宋遺民不受元聘隱居授徒歸然爲後學師表蓋
初者程而修者陳歟

陳實百問策

莆田陳實字吉生負氣竒傑爲諸生日上司某謁又廟屬
實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實高聲唱曰拜下禮也
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陞明倫堂聽講令實講大誥益難

之也實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衆官俱起實
展誥詳緩讀之復詳爲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默而
行實於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疏言取狀
元不公成祖召誥之對曰臣百問百答成祖命解繹發策
以七十二賢賢賢何德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爲問成祖臨
軒對試頃刻間條對詳悉文彩可觀而環亦悉對無遺乃
異寅發戍三邊其軍由曰廷爭狀元云云事載閩書實策
載福建通志實傑構也

麻沙書板

麻沙書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禮部尙書胡濙以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爲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卽此可見吾閩書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宏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闕里孔廟災邇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爲灰燼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僞學以崇實用云云下禮部議請敕巡按提學將建陽書板大爲釐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陽書板字多訛謬巡按御史楊瑞提調學校副使邵銑疏請專設官

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較尋遺侍讀汪佃行此皆麻
沙書坊故事吾閩志乘學及之茲從禮部志稿中錄出以
備續修者採擇焉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此浦城朱清如廣文

秉燭

所編時祝東巖方輯浦城遺書

廣文急欲附見所著因尅日成此余門下士詹捧之爲元
善後裔欲重梓是集屬余校勘則原輯義例實未允愜如
卷首第一篇爲宋史本傳第二篇爲真文忠公所撰行狀
是矣而第三篇卽次以縣志縣志係現在所修錄縣志不

如錄福建通志通志爲一省官書曾經進 呈既錄通志

則不必再錄縣志矣元善初後其舅張氏後乃復姓詹此
大闕節集中不一見其同時葉水心適爲墓志敘復姓事
甚悉急應錄於真公行狀之後以補史傳之疎蘇州郡學
有紹熙元年同年醜唱詩刻中有浦城張體仁七律一首
張體仁卽元善作此詩時尚未復姓耳集中所錄數詩皆
取自詹氏家譜中他無所見而此詩有石刻所徵轉未採
及漏畧可知而最可笑者語錄數條中乃採及范紫登四
書體注此所當急爲刪汰者捧之其應自知之矣 按道

光戊子己丑間余藩牧吳中任蘇撫者爲安化陶雲汀

蘇郡丞爲遵義王香湖

青蓮

掌蘇州松江兩書院者爲欽

縣朱蘭坡贊善

序

華陽卓海帆京兆

秉恬

里居者爲吳棟

華京卿

廷琛

皆以壬戌同年往來無間遂有吳中唱和集

之刻香湖徵余序因爲搜求故實知蘇郡學有宋紹興間

同年酬唱詩石刻囑香湖楊扇讀之按是事在紹熙元年

首唱者爲袁起巖

說友

和之者爲張元善

體仁

時袁以提

刑爲浙憲張以提舉司倉庾蘇州卽浙憲治所故爲吳中

同官且皆閩人也餘以次和者爲成仲隣

欽亮

唐致遠

子

壽
胡國敏

元功

王又欽

藝

均署胥臺趙景安

彥

中玉

彥

衛從簡

彥真

均署浚儀三人皆宋宗室也又周晞稷

承助

署桐川陳光宗

德明

署三山張仲濟

澗

署浦城考張體仁

卽詹體仁宋史有詹體仁傳葉水心嘗爲體仁誌墓述及

改姓而本傳失書史之疎也嘉慶中浦城有輯詹元善遺

集者但從詹氏族譜中錄出數詩而不及此殆亦未知詹

張之爲一人其輯枯浦詩鈔亦然且皆不知有章澥其人

澥旣與袁詹同年當爲宋隆興元年本待問榜進士此石

刻又明著其爲浦城人而徧檢吾閩志乘選舉門前後並

無章解之名卽厲樊榭撰宋詩紀事自謂蒐輯之勤而於
詹元善章仲濟此詩亦未之見記載之難如此近錢竹汀
先生作養新錄始於此刻有所論定惟王文欽誤作文卿
又言惟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則石刻
中唐致遠子壽顯與成仲隣胡國敏王文欽同繫齊臺何
竹汀先生亦熟視而無覩耶今備錄石刻中十二人詩以
補宋詩紀事之缺而余年來蒐輯閩中宋詩又藉此補八
袁起巖張元善章仲濟三家然則金石文字之可貴歐陽
公所謂集古爲有益者真不虛也

武夷山志

癸卯夏間楊雪茶先生

慶琛

致仕歸田小住浦城獨游武

夷歸爲余述游事並問武夷山志以何部爲佳余曰我只

閱得董天工一志尙詳悉然有不可盡信者如云控鶴仙

人名屬仁嘗駕鶴至武夷山魏王子騫與張湛等禱雨龍

潭仙人適至騫等具懇遂獲甘霖湛因獻詩云武夷山上

武夷君白馬垂鞭八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

紛紛據蕭子開建安記載湛獻詩乃沈韻唐體當是宋紹

聖間禱雨於武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誤爲湛詩余編

山志初亦刪削忽一夜夢一仙騎鶴懸空而至黃髮束髻
面長棗色兩夾輔有卷鬚全身鶴羽問余曰聞子修山志
湛與我詩載否余應曰載矣仙曰此真詩也前志後志或
削去誤矣今載便是但聞鶴羽泚泚從空而去按此事說
夢荒唐未可執以爲據故余所輯東南嶠外詩鈔不錄此
詩而如彙書所引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命宋小娥運居巢
又真仙通鑑云呂真人鍾離先生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
離注癸又武夷記武夷君食沙紅鮓注鱖食石胡臈注小蟹也
此皆舊說相傳而董記轉遺之

建陽二寶

黃壁庵刺史

文瑄

云建陽虞氏家有二寶其一爲連環竹

圈二枚大如杯口厚約二分兩圈連環相套欲析爲二須藏於衣底得暖氣則分欲合爲一亦於衣底連之其年建陽火災虞氏析此圈一執於手一擲於空際頃刻有光一圈漸大如屋遂覆所居四圍隣家皆燬虞宅無恙旋執手中之圈於灰中尋所擲之圈合之如故其一爲絹本畫一軸銅盆一具其畫已霉黑雖置極明處亦無所見貯水於盆懸畫於壁俯視盆中水則畫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現牧

童樵子皆能行動纖毫畢露壁庵館於虞宅曾親見之璧
庵篤實人所言當不妄余僑居浦城距建陽百餘里嘗以
詢其邑人俱不能詳近璧庵亦已歸里惜臥病不能出無
由再質之或疑此語斷不可信余謂天下奇物未可以目
所不見決其必無既謂之寶自有非意計所能測者說部
中有載外島意達里亞之羅瑪城中有流觴曲水銅鑄羣
鳥遇機一發鼓翼而鳴各具本類之聲又云西齊里亞島
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嘗遇敵駕數百艘臨其島則
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一時燒盡又其王造

皇正五言 卷三 三
一大舶成將下海牛馬駱駝不能運幾墨得用巧法第令
王一舉手舟如山嶽轉動須臾下海無阻此自不可信若
辛棄疾南燼紀聞載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真
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
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
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洗衣服及厲木
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卽愈燒之降天神
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爲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世間果有
此奇物乎然亦無以斷其必無也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異跡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傳一僧竒異志欲掘百井以爲兆後功虧其一而止井上築百塔數處凡蒼蠅飛集塔上無論多少頭皆向下無有小異者山門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隱梅影一枝每年梅樹開花時影上亦有花生葉時影上有葉遇結子時影上有子若花葉與子俱落之時則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石近視無物遠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圖至天將雨時石上綻出水珠亦儼然結一魁星形也此繆蓮仙塗說所載惜

屢晤蘇鼈石皆忘卻一問之

小李將軍畫卷

蒲城周儀軒運同

鳳雛

家藏舊畫卷首有宣和瘦金書唐

李昭道海天旭日圖九字一條下有御押憶余在吳門曾

見小李將軍海天落照圖長卷畫法與此卷一同惟其八

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義而索值且昂遂置之

按各家譜錄只有小李落照圖並無旭日圖之日落照圖

亦宋祕府物嘗入賈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劉氏歷有源流

而此卷無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蹟卷中煙霞縹緲

鈞勒精嚴亦純是武衛家法斷非宋以後畫手所能仿爲
惜不及數尺卽絀然而止知尙有後半幅爲人割移別作
一卷以售欺卷後趙松雪所書海賦及鄧巴西袁清容吳
匏庵諸跋並屬僞蹟更不待言矣余於嘉慶癸酉冬攜家
北上小住浦城曾從儀軒借觀一過未經諦勘儀軒富於
收藏實自以此爲甲觀也道光壬辰得請歸田復過浦城
時儀軒已逝其二子芑源廣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匆
匆未暇以爲今年秋復得告歸大有卜居是邦之意客窗
多暇乃與芑源等發篋縱觀再四審眎因覲縷書此而歸

之自幸前後三十年眼力頗有所進不虛此一段翰墨緣
且願芭源昆仲就現存之蹟剔去卷後各爲跋重加潢治
以無負此唐人妙蹟庶可於無佛處稱尊云爾壬寅十月
望後記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陳無軒寫賞編載文衡山前後赤壁賦行書冊稱爲浦城
祖君我在藏本蓋卽吾師舫齋先生之封翁也余於嘉慶
戊辰巳巳間掌南浦書院講席日侍舫齋師談讌彼時未
讀寓賞編不知吾師家藏此蹟未曾請觀今僑居浦城吾

師早歸道山雖知有此蹟而無由過問矣翰墨之緣卽一
寓目而亦不可強如此 按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今

三希堂已爲摹刻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
嘗見東坡手寫本作代乃今 三希堂所刻則仍作如彼

豈朱子所見又別一本耶然 三希堂本而吾與子之所
共適其適作其食又不可解 又按坡公跋龍井題名記

云子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
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
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

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豐三年爲庚申越二年爲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後二游而已

歸田瑣記卷三終

歸田瑣記卷四

福州梁章鉅撰

黃忠端公

吾鄉黃石齋先生爲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
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藹然可親絕無一毫
凌厲氣槩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
辭之曰我爲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爲也猶不去石齋乃曰
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
君訣甘徇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爲冒不測也衆

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
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
師徒得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卽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
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甯者至獄以鄉情
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
酒肆其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
但必毋過三爵衆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
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爲
公送喜石齋曰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

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數二公之家世閥閱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卽于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瞑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乎此地爲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卽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

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
血曰剛常萬古節義于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
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
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慄急跪
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
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偽閣部黃某首巡示公
江一兵以他首易而篋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
甯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歛至浹月乃與到
古墓取匣開視面尙如生遂以歸葬榕村語錄所載如此

洪文襄公

相傳洪文襄公

承疇

當明崇禎十四年松山被陷時京師

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賜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弔撰
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
而行狀已徧傳人間歸 本朝廿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
受弔撰行狀不復敘前朝事但自佐命八關起有好事者
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爲一本然公自順治元年八關爲
內院大學士次年卽出駐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後再出爲
楚粵滇黔諸省經畧西南底定其功亦偉矣當順治九年

九月欽天監奏太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八紫微宮者內大臣等議請 駕往邊外迎達賴喇嘛公率同大學士陳之遴疏稱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與爭光紫微宮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突八上天垂象誠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澇歲饑處處八告非

聖躬遠幸之時達賴喇嘛自遠方至遣一大臣迎接已見優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勞

聖躬親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載 國史列傳則公當日立朝之槩亦可想見矣 又聞吾閩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

漳南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矚目 國初洪武襄公八相
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
泉館人無論京宦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館
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相與私議曰洪閣老
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槩不往修賀毋亦於
鄉誼有闕今泉館人皆欣欣向榮且有憇惠我輩先施者
姑盡吾禮可乎衆以爲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閣人傳命
曰旣係同鄉亟應謁見但公事實難擺脫稍暇卽當出城
謝步耳越日卽有軍官來報曰中堂準於明日出城到漳

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六輩者飭館役潔整神龕灑掃庭院且茶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報曰中堂已出前門矣俾館時在冰窖榭距大街不遠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公在輿中一拱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謁蹶步隨甫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敘話則見鋪陳粲爛燈彩輝煌地罽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公數語寒暄畢卽起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畢徐步而歸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蹤跡惟神座前兩行絳蠟一灶藏

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願莫非一夢否呼館役
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不知前後之何以改
觀也既各歸房中解衣則各臥床中皆安設元寶庫銀一
个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咸所述嗚呼公之幹畧卽此
可覩其槩蓋實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
不枉其才也

李文貞公

安溪李文貞公當耿逆構難時有蠟丸告變之功吾鄉人
至今德之惟陳省齋先生夢雷因此與公有隙其絕交書

中斥之不遺餘力揆之當時情狀恐不盡然文貞學養之粹定不出此讀榕村語錄自記之語當得其實附錄於此以待論定云人當大驚懼時切不可就處置事此時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機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錯某自經鄭寇耿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寇拔猖時欲招某出某不應遂致怒聲言欲禍子家彼時若一言稍靡便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數日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卽與見面矣友曰招之

不見筆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禮牽之有可見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爲殿下臣必爲座上客牽之而見則爲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朝之詞臣也倘爲不

才便不足用如以爲賢未有賢而矢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爲用明矣如慮僕有別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攜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王友爲之稱善其後竟得瓦全倘倉卒應之則心氣驚惶思慮未能周到剛柔

緩急之間皆足以僨事致禍矣

李文貞公逸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孳黨踞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之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撫摩而喫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與我我便孳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其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爲保族起見功德莫大

况此子嗜疑他日未必不復歸願藝思之封翁無可奈何
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
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
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二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
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
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
是盜欲困之扁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翼日入室視之公殊
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煙從外薰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
啟戶覘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

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卽欲死之亦
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綠
林無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
亦未可知盜魁以爲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
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卽統衆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
族族而其幼子付封翁遂世其家萬現在李姓族譜中別
有一支附於守圖之後者卽幼子所傳也嗚呼盜能相人
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
臻此哉此事聞諸泉州張義園觀察

慎和

又文貞公之

墓在安溪某鄉康厝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
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爲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
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
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
骨肉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
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割
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
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若干
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覺者亦不解其

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爲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
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昇之不能動中一男子
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
云我卽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
執鋤某執繩索部署既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
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鋤者搜墓前

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
道人合族姓名也乃合持繩索者往縛道士時公家族衆
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李氏從此復盛而奉

張大帝甚虔此事聞之漳州黃清夫侍御昭今上哀簡齋續
齊詣中亦載之

陳省齋

吾鄉相傳 國朝圖書集成一書成於陳省齋之手實未
核也基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諭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
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
多京師斷不可留着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

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卽指名陳奏楊文有乃耿
逆僞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
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卽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
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

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

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
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爲典籍之大
觀此書工猶未竣着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合其
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卽加潤色增刪仰副

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據此則圖書集成之成帙非省齋所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負才跡弛讀此亦可見其槩矣

蕭蠶庵

雍正六年六月禮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西道御史蕭震於康熙十三年遭耿逆之變與原任邵武府知府張瑞午等合謀討賊身殉難妾媳婢同時死節查張瑞午等俱經予恤蕭震亦應照品級致祭一次入功臣廟其妻林氏妾張氏媳鄭氏俱應准其旌表給銀建坊入祠致祭其婢曾氏限於名分停止入祠疏上從之

按此事傳聞異詞尤西堂良齋雜說云侯官蕭震以順治壬辰進士爲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後巡鹽兩淮家資鉅富與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之內子和藥勸其自盡震弗從遂汚僞命爲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斬東市籍其財得三十六萬康熙卅子余至三山過其居已廢問其妻子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生富貴本無常生縛摩訶事可傷多少朱門皆自屋空留燕子話興亡震之愚乃不及一婦人悲哉尤氏所記如此然余又聞亡友謝甸男言蕭執庵知耿變將發北行至仙霞嶺耿藩使人遺以錦步

嶂廣可數畝蕭故豪侈得嶂卽大徵菊部流連數日逆謀
成遂被禽其後死以纒首在烏石山之鄰霄臺先是蕭有
句云但使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至是而鄉人更
詩酒二字爲屍首則與腰斬東市之說殊矣謝古梅閣學
小蘭陔詩集有秋日登鄰霄臺弔蕭蟄庵先生四律亦頗
著微詞詩云秋風秋草越王城緩步登樓弔古情天爲斯
文畱後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臺鴛鴦存遺草南土鯨鯢
累盛名魂倘歸來天水黑亂峯風木助悲鳴碑傳百字擅
才雄幕府當年記厥功

原注公與當事修復道山古跡鐫崖勒銘紀年月頌功德文不滿百

字名百字碑在
鄰霄臺之右 能與名山開面目獨無奇計出樊籠荒臺

草木千年恨樂土桑麻一夢中
原注臺成日公榜聯日但願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

上鄰 惆悵功名成往事可憐文獻泣西風衰草黃沙骨已

陳曾聞父老說能真陳書不憚操吾肘
原注時道山就廢公與會城紳士議

與復致書督撫言論俊侃士論卮之 修史猶難贖此身一劍可能酬國士九

原安得起斯人山中猿鶴如相憶侍御功名坐是鹿亭餘

故址委蒿萊昔日風雲罷酒杯秦漢文章埋故土曹劉名

姓蝕蒼苔岷山半淚魂應戀塞上陵碑首屢回欲告坐陽

招未得寒鴉數點夕陽來蓋當時尚無定論也

謝古梅先生

謝古梅先生

道承

書學褚河南

國朝閩人善書者當以

先生爲巨擘俗傳其與狐女倡酬所謂媚蘭仙子者其真
僞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勵學實爲儒宗一時罕有其匹恭
讀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

諭云據大學士趙國麟奏稱謝道承在祭酒任內訓導有
方國學諸生因其升任具呈懇留朕思內閣學士尙非繁
劇之職成均事務可以兼攝且從前邵基升任之後亦曾
行之謝道承著仍兼國子監祭酒當時成均欽式如此亦

可謂信而有徵矣

蔡文恭公

漳浦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齡中卽以聖賢之學自奮文勤爲安溪李文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尋安溪軌範我朝二百年來閩人與爰立者惟安溪與公兩人而公相業較安溪尤粹朱文正師嘗稱蔡公直上書房四十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諸皇子孫曾輩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講然敬信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師亦久直三天者

故能言之親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時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爲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亦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間公歿後數年有某典史往鄉補人者爲公族衆擁至蔡氏宗祠中扃門相跪答四十而逐之典史憤極訴知漳州守求伸寃守問典史曰此寃必應伸但汝以官爲重乎抑以寃爲急乎如肯以一官拚之則我必能爲汝伸寃倘仍捨不得此一官則請再自斟酌典史不言而罷嗚

呼此潭泉之刀風所由日熾也

張孟詞貢士

張孟詞名騰蛟汀州甯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師試汀州府屬秀才孟詞文爲幕客校閱者至劣等師覆閱之大加驚異擢冠其軍異日覆試愈加賞識召入署中授業而幕客已於前夜襍被去矣逾年舉鄉試第一自是師宦蹟所至輒與偕愛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嘗寄孟詞書云孟詞年兄近想起居日暢彤廷對颺五色雲縵蓬瀛高步一鳴歸昌可勝頌耶近作漫興試筆中一絕云三千閩士

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
寒姿益紀實也亦可知老夫之傾倒於足下矣 陛請如
准可罄積愆諸雅裁不一後孟詞於癸丑會試中式磨勘
停科乙卯禾及補 殿試卒於京中年僅三十有八孟詞
爲人溫而介才高而苦學嘗欲取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王
伯厚玉海刪益之爲書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束笋有駢
體文數十首沒後爲金蘭畦尙書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獨
存二十餘篇耳文正師得孟詞死耗寄家人書並詩云
孟詞不幸短命死矣使我心灰氣短然則汝輩不能望其

肩背尙逐隊會談妄希進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詞
文如孟詞學如孟詞猶不得一進士出身然則尙有僥倖
成進士者豈不媿耶不得者又何憾耶此較之蔡廷舉林
澍蕃而更可悲憾十倍者也目中所覩止此一人而

大成耶若阮雲臺之福慧雙膺何修而得此耶自問我之
無能爲役何叨忝耶哭之四首寄來與知孟詞着看之如
而不知着不必示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云不獨地上少
耶天上亦不多耶吾於斯人亦云然巢昌谷爲修文之長
宋玉爲朱衣之職尙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絕不以文

字爲重猶之雲霞花草而已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呵呵

子姪孫均此此心有感故不他及詩云不朽文誰屬長吁

天祝予玉樓真促李丹篆莫與徐華暫芬優鉢材偏恥壽

樗空羣標駿骨伯樂痛何如憶昔乘槎口袖捐出纒篋九

句親拂拭一響震空寥

辛丑校士至江樓落卷得生作大賞之置第一癸卯招至院中指授

三月遂舉

鄉試第一視爾真麟角逢人說鳳條鍾期猶未死山海向

誰招心是幽蘭素人如大玉清五車便炙輶三篋富遺籛

潤色吾東里研摩奏兩京

生爲余州十全頌進呈特荷 褒資

眼中真國士

一第尙虛名

生未及補殿試而卒

友于麟弱弟鄭重托遺編魂返幾

千里生離倏五年，誓余登道岸。度汝上層天，蒼昊如求士。
呼空首薦賢，慧易題三界。才難贖百身，奇文應泣鬼。苦學
亦傷神，玉局來因舊。雲旂去路新，蒼茫斯命意。老淚落斯
人，紀文達師亦有哭。孟詞截句云：奇才不是不遭逢，卻隔
蓬山一萬重。記得爲君題總帳，禹門已上不成龍。自注：余
爲君作輓聯，有和璧雖珍，終在璞禹門已上不成龍之句。
第二首云：魂遠棠梨一樹花，九泉應悔讀南華。誰知八眼
黃金屑，緣我曾遊賣餅家。自注：君卷被斥時，余引公羊傳
爭之反激成其事。第三首云：秋墳鬼唱莫淒涼，埋骨青山

朽不妨一代文章韓吏部哀詞原自弔歐陽自注謂石君
詩也阮雲臺師哭孟詞云張孟詞志趣高潔風儀俊朗博
聞元覽穎秀邁倫所爲文沈博絕麗有和如子雲之目一
時文人鮮與抗者旣乃甫中進士未及廷試而卒宜石
君師慟之深也墨卿同年與孟詞少齊名交最深今摹其
像並裝石君師詩翰於卷中以寓悲慕之意元識孟詞爲
題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難玉山頽後玉樓看愛才欲望
張文蔚少慰儒魂請一官自注云唐宰相張文蔚奏名儒
不第方千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近年如黃仲則張

孟詞等擬乞吾師請於朝也

鄭蘇年師

鄭蘇年師諱光策字瓊河又字蘇年閩縣人與先大夫爲讀書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學苦心自鞭家貧不能就外傳與同懷弟雲軒孝廉自相師友姿稟岸異髫齡老成博綜羣書規模宏遠登乾隆己亥鄉薦第二遂爲故太傅朱文正師入室弟子既聯捷成進士以不獲館選爲歉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南巡盛典趨赴杭州行在獻賦與江浙紳士合試於敷文書院監試

者爲故相和珅獨於御座下腳几坐收試卷納卷者必
屈膝先生側目之憤形於色乃約閩士林樾亭王蘭江等
六七人以長揖退和珅銜之遂束閩卷不閱時江浙士皆
竊笑之先生灑然返里不以爲意益肆力於學尤喜讀經
世有用之書自通鑑通考外若陸宣公李忠定眞文忠以
及前明之邱瓊山王陽明呂新吾馮猶龍茅元儀本朝
之顧亭林魏叔子陸桴亭諸公著作靡不貫串如數家珍
值林爽文滋擾臺陽詣將門條上十二議爲福文襄節相
所採用及紅旗旣報徐雨松中丞往辦善後事宜又條上

入議福徐二公並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辭中年病足瀕危而復起因自號蘇年絕意仕途以授徒養母爲事主講籛峯勤於訓迪嚴憚有法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陽李石渠三中丞並欽慕之謂不減蔡又勤風矩也余以子壻爲受業弟子孰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爲主謂志定而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謂古聖賢之學大抵先求諸身旣修諸身卽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嗚呼先生之持論如此故

雖窮年矻矻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定目
題爲西霞叢稿而已嘉慶乙丑余爲蘇西霞文鈔上下卷
付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合文鈔
讀之先生之本末已見近陳恭甫編修撰次東越儒林文
苑傳近人如林鈍村官志齋鄭在謙陳賢開輩皆廁名其
間而先生獨不與因詳爲論列以爲摛逸搜沈之助或曰
編修爲孝廉時曾修後進謁見之禮先生素仰其文名而
欲進之於道毅然以鄉先達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學濟物
之功而戒其母以風流自賞適中編修之忌遂銜之不釋

果爾則編修亦徧人耳所論撰又足據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閩登狀元者十一人閩縣陳郊

洪武丁丑陳謹

癸丑侯官翁正春

萬歷壬辰

懷安龔用卿

嘉靖丙戌

長樂馬鐸

永樂壬辰李

騏

永樂戊戌莆田林環

永樂丙戌

柯潛

景泰辛未

永春莊際昌

萬歷己未

長泰

林震

宣德庚辰

建甯丁顯

其武乙丑

榜眼十二人閩縣唐震

洪武戊辰

林

誌

永樂壬辰

長樂陳全

永樂丙戌

連江趙恢

宣德癸丑

晉江黃鳳翔

隆慶戊辰

李廷機

萬歷癸未

楊道賓

萬歷丙戌

史繼偕

萬歷壬辰

莊奇顯

萬歷癸丑

南靖

李貞

永樂乙未

建安龔錡

宣德庚戌

甯化張顯宗

洪武辛未

採花十人閩

縣陳景著

永樂乙未

莆田黃賜

永樂辛卯

林文

宣德庚戌

李仁傑

成化壬辰

戴

大賓

正德戊辰

晉江張瑞圖

萬曆丁未

龍溪謝璉

宣德丁未

林鈺

萬曆丙辰

漳

浦林士章

嘉靖己未

邵武吳言信

洪武辛未

然登政府者僅李廷機

張瑞圖林鈺而已餘則不惟少顯官亦多天死而陳郊陳

謹龔錡則又皆死於非命本朝百有餘年未有狀元而屢

得榜眼鄧允廷先生

啟元

授編修卽卒吳劍虹先生

文煥

散館

改部轉御史遽引疾歸林青圃先生

枝春

稍陞至通政司副

使亦鐫級去位而趙秀山先生

晉

則且以科場事病死獄

中故林樾亭先生謂科名每與福命相妨也近則廖鈺夫

鴻奎

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狀元爲林勿村

鴻年

榜眼爲何木笑冠英皆福州人殆省運由此轉機噉

世進士

吾閩在前明有五世相聯成進士者興化府一家柯英中
宏治己未科英子維能甲正德丁丑科維騏中嘉靖癸未
科維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維騏孫茂竹中萬歷癸未科
茂竹子昶中萬歷甲辰科四世相聯進士者吾郡亦一家
林元美中永樂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楫
中宏治己未科庭機中嘉靖乙未科庭楫子炫中正德甲

戊科庭機子燠中嘉靖丁未科煙中嘉靖王戊科

兄弟進士

前明吾閩同懷兄弟進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
五家淇武乙卯陳仲完陳洵仁永樂乙未劉鳳劉麒林文
秩林文楛成化壬辰林泮林濬淵嘉靖丙戌倪組倪緝興
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節嘉
靖癸未方一桂方一蘭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
宏治癸丑黃銘黃鏐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萬歷庚辰
謝吉卿謝台卿餘則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

榜無聞焉 本朝則嘉慶壬戌葉申葵乙丑葉申萬己巳
葉申薌及廖鴻藻鴻基皆福州人惟廖爲同榜云

少年科第

閩在前代多少年登科首福州林文秩年十四

永樂甲午林文

桔年十三

永樂辛未

與花戴大賓年十三

宏治辛酉

鄭一鵬年十五

正德癸酉鄭雲鵬年十五

嘉靖丙戌

泉州傅檝年十六

正德丁卯

梁懷仁

年十六

嘉靖乙酉

李春芳年十六

嘉靖庚午

王三接年十六

嘉靖癸卯

黃

日睿年十五

萬曆丁酉

楊元錫年十五

崇禎癸酉

漳州陳睢年十六

永樂甲午呂昊年十五

嘉靖丙午

其十六歲以士者則指不勝屈矣

然不若三山志所載宋火中祥符八年連江黃鼈以六歲
應童子舉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倫以四歲應童子舉賜
出身更爲稀有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長樂林賜中洪武癸酉科及子
僑中正統戊午科興化有三世解元者黃壽生中永樂應
天戊子科及孫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宏治
甲子科

三試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試並擢魏科者福州兩家林誌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李騏以解元會魁而登大魁興化二家楊慈以鄉試第一會試第二而登二甲傳臚戴大賓以鄉試第三會試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兩家李廷機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莊際昌以亞魁會元而登大魁

同榜三及第

通前明一代吾閩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並得尤爲美談洪武辛未科榜眼爲甯化張顯宗探花爲邵武吳言信永樂丙戌科狀元爲莆田林環榜眼爲長樂陳全壬辰

科狀元爲長樂馬鐸榜眼爲閩縣林誌乙未科榜眼爲南
靖李貞探花爲閩縣陳景著萬曆壬辰科狀元爲侯官翁
正春榜眼爲晉江史繼偕至宣德庚戌科則狀元爲長泰
林震榜眼爲建安龔鎬探花爲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
萃吾閩洵爲海濱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則狀元林鴻
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會元

前明吾閩登會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爲閩縣陳郟永
樂壬辰爲閩縣林誌乙未爲懷安洪英嘉靖壬戌爲福清

林春乙未爲侯官許穀己未爲閩清蔡茂春興化一人永
樂辛丑爲莆田陳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爲南安傅夏器
萬歷癸未爲晉江李廷機辛丑爲南安許獬己未爲晉江
莊際昌延平府一人隆慶戊辰爲大田田一雋 本朝則
惟順治辛卯陳常夏一人按陳常夏字長賓又字鐵山龍
溪人榜後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園集里黨罕能舉其名者
率以爲吾閩 本朝無會元失之矣

宰相尙書

吾閩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人而泉州卽有十人建安

楊榮沙縣陳山福清葉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繼祚黃鳴俊
漳浦黃道周其餘李廷機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黃景昉
蔣德璟林顧楫陳汝謚劉鱗長皆晉江人林鈞同安人皆
泉屬也 本朝及今百餘年惟泉州李文貞公漳州蔡文
恭公二人而已若前代福州官至尙書者多至二十一人
而閩縣林文安公家則有三代五尙書之盛

翰謚文安廷
楊廷機俱

子熾
廷機俱

本朝直至嘉慶壬申浦城祖舫齋先生始晉

大司寇未踰年卽以病去位近則陳聖波先生爲大司寇
廖鈺夫爲大司空或此後源源而來歟

歸田瑣記卷四終

歸田瑣記卷四終